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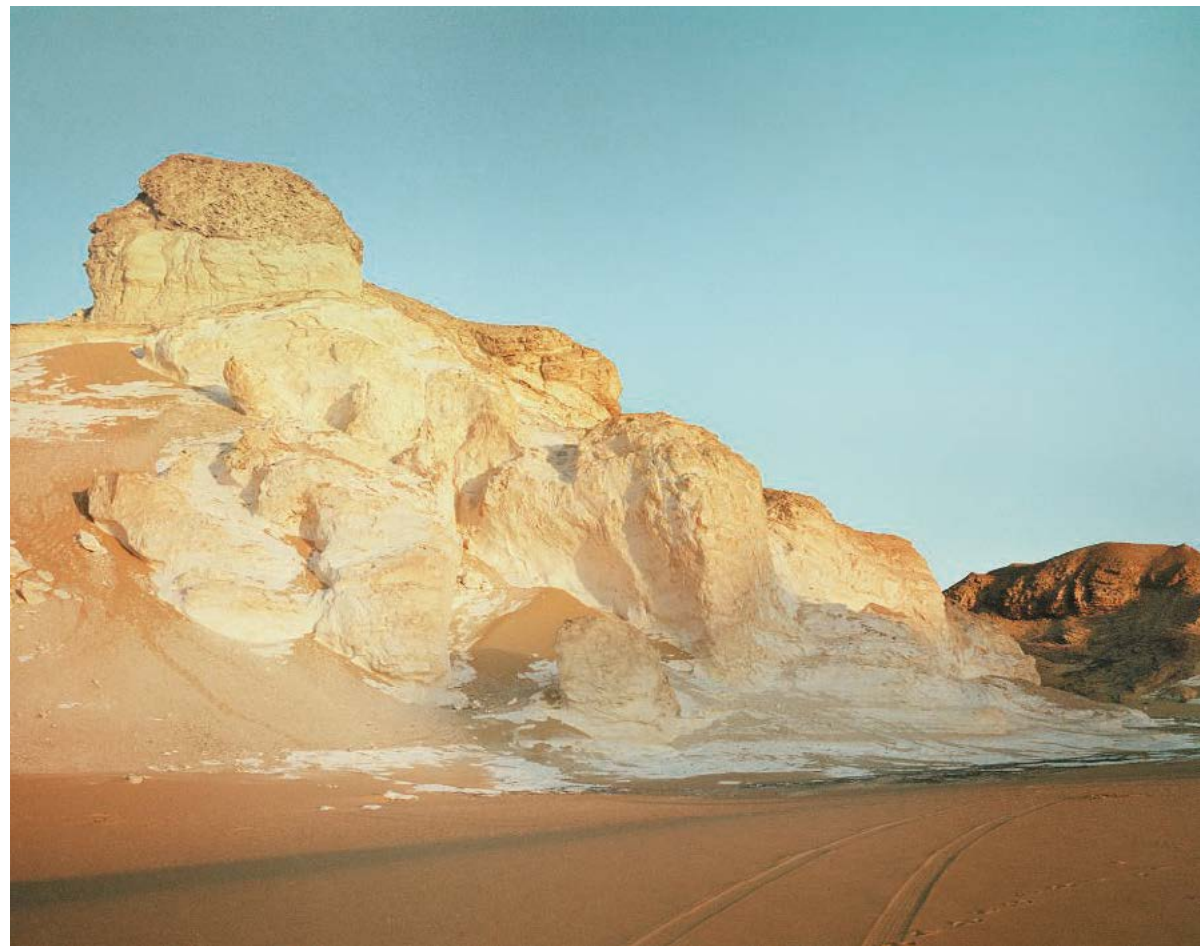
# 白沙往事

ONCE UPON A TIME IN FARAFRA

摄影 凯瑟琳·海兰德 (Catherine Hyland)

埃及白色沙漠古怪奇崛的地貌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今天看来玄之又玄。几千年前这里曾经水草丰茂，但自埃及法老时代以来，这片土地就已变为贫瘠荒漠。西蒙·英格斯 (Simon Ings) 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揭开它背后的非凡故事。





前跨页: 白色沙漠又称 Sahara al-Beida, 其中的艾加亚梅 (El Jayame) 一带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地貌, 凸起的坚硬岩石宛如遍布沙漠的棋子。左图: 沙砾和岩石的颜色会随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而变换, 夕阳时分会呈现橙色及桃红等不同色调的暖色。右图: 此景宛如雪崩, 沙漠中的石头暗示了此处曾被水覆盖, 还有百万年前留下的蛤蜊及海胆化石。

开罗西南方向 560 公里处有座小镇, 名叫法拉夫拉 (Farafra), 它位于总面积 680,650 平方公里的埃及西部沙漠 (Western Desert) 盆地中央。这里有一大片绿洲和沙漠园林, 因此镇上的每个古老家族都拥有面积可观的土地。地里生长着椰枣、橄榄及柠檬, 小镇在历史上从未经历过任何食物匮乏的时期。这里还有温泉, 镇上多年来都在探讨地热供电的可能性。如今, 在距离小镇 5 分钟车程的一片荒地中央, 建起了一座水泥蓄水池, 为当地居民供给新鲜水源, 亦可供为数不多的游客参观。

镇上有大约 5,000 名法拉夫拉本地居民, 用阿拉伯语跟他们交谈时, 你会发现这里与旅游指南上的描述相去甚远。尤其老一辈人都带有奇特口音, 连那些成千上万从尼罗河三角洲涌入的埃及人 (他们来这里耕种以靠政府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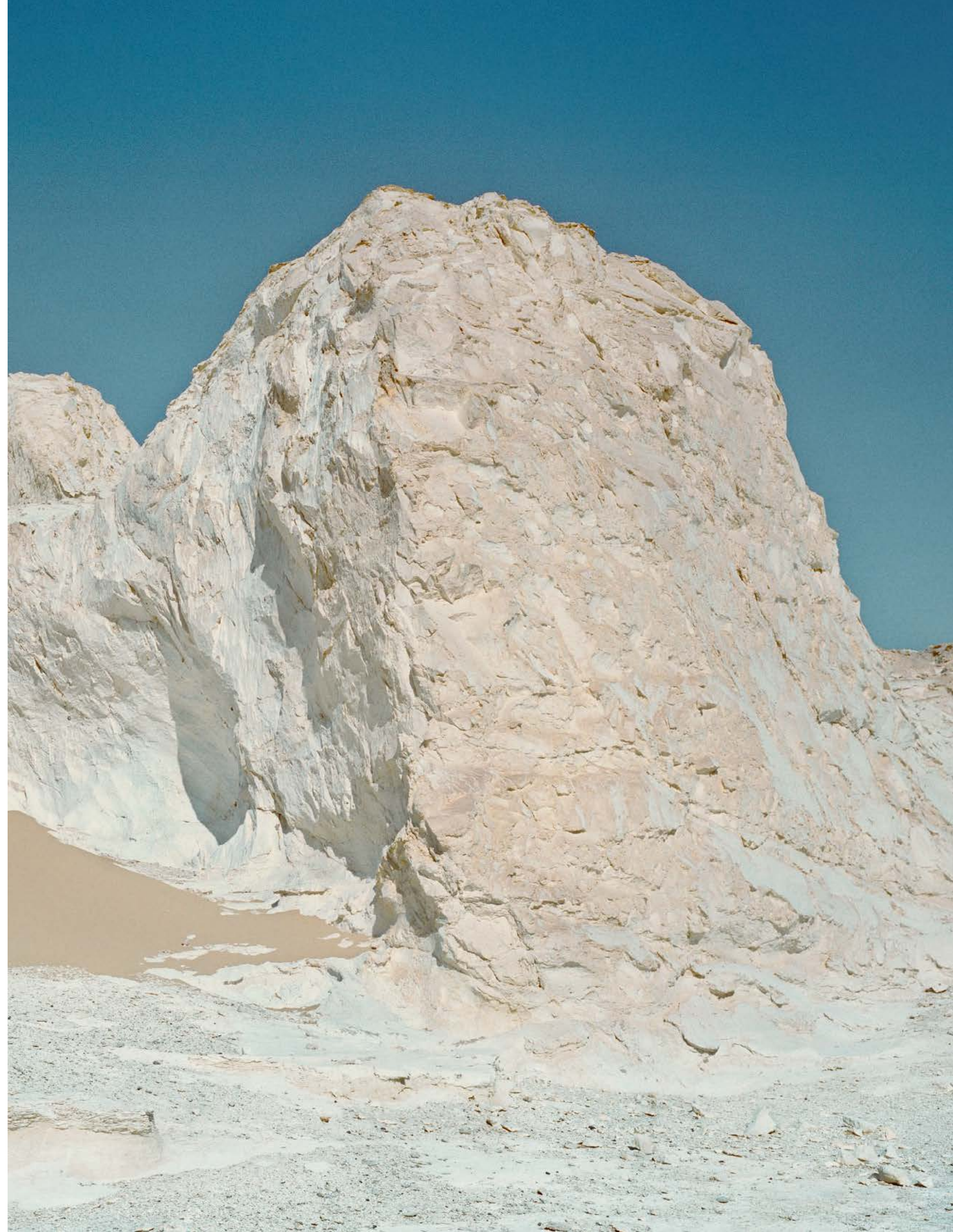
漠井眼项目灌溉的土地) 也承认, 当地口音令人困惑。

法拉夫拉似乎与主导埃及的开罗文化保持着一定距离。何以至此? 这里距利比亚边境不远, 故而居民以贝都因人为主, 后者自古以来就是熟悉商道的民族。更重要的是, 此地历史久远: 法拉夫拉可比开罗 “年长”; 甚至比拥有 5,000 年历史的底比斯 (或卢克索) 还要古老。该地区最早的人类聚落可以追溯至一万年, 埃及并没有比这里更早的人类定居点, 至少目前所知如此。人类的祖先在法拉夫拉的周边区域学会了安营扎寨, 就地安居。

在如今地球上最干旱的不毛之地, 有一片世外桃源, 简直是种不可抗拒的浪漫。殖民统治时期, 欧洲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及考古学家带着笔记本和指南针辗转于各个绿洲之间, 从西瓦

(Siwa) 经过巴哈里亚 (Bahariya)、法拉夫拉及达赫莱 (Dakhla), 再到喀尔加 (Kharga), 猜想自己正行走在消失于沙漠戈壁下的伊甸园。他们没错。法拉夫拉西南方数小时车程处有一个山洞, 留存着石器时代的雕刻痕迹, 有山羊、瞪羚、长颈鹿等图案, 其中甚至包括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证据: 一艘船。

不难想像这片沙漠曾是一处水草丰美, 鸟语花香的沃土。难的是这一地区 (即如今的白色沙漠国家公园) 到底在多久之前彻底干涸。在古埃及的法老时期, 这里已经是沙漠, 那时的法拉夫拉只不过是利比亚撒哈拉沙漠与地中海贸易路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没人放牧亦无人采矿, 就连不知疲倦的罗马人在占据该地期间, 也只是开凿了几口自流井。不过即便在当时, 失落的伊甸园这个浪漫的概念已经存在, 否则这里何以





法拉夫拉的绿洲位于达赫莱和巴哈里亚两个绿洲之间，是埃及西部沙漠中最孤立，也最接近白色沙漠的绿洲。历史上它曾是古贸易路线上的一个补水站，给法拉夫拉居民带来了沙漠园林（左图）和适于农耕畜牧的肥沃土地，同时

驯养骆驼和绵羊等动物来支撑着本地的毛皮贸易。  
右图：从棕榈树上采下的新鲜椰枣（最上及中间）；在树荫下吃草的牛（最下）。

会被称为“Ta-ihit”，即“奶牛之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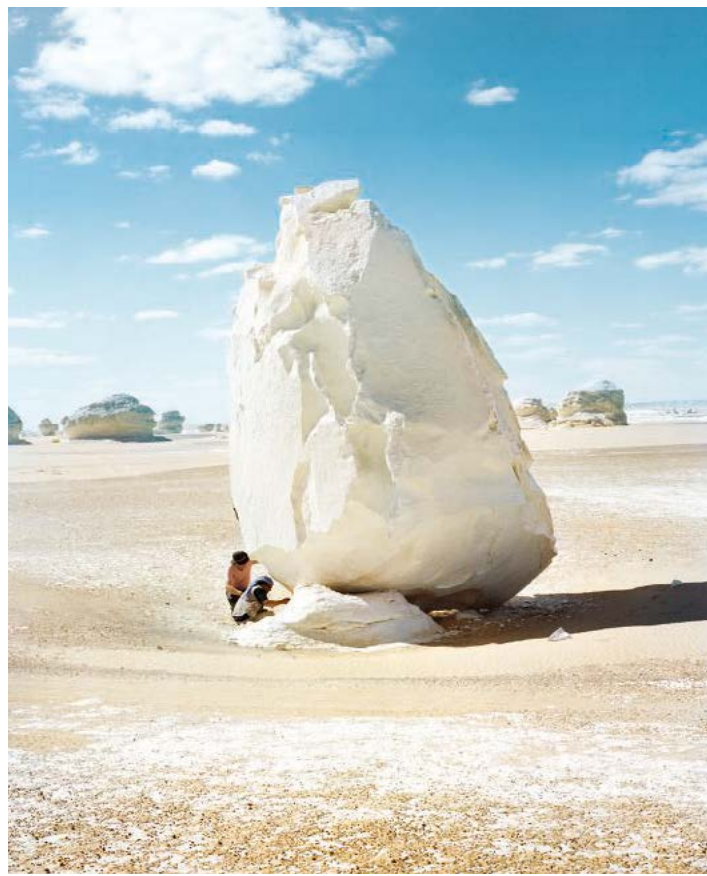
事实上，你在这里的骨骼化石中根本找不到一丝和奶牛相关的证据，有的只是骆驼、瞪羚及鸵鸟。（鸵鸟蛋壳特别适合用作容器，导致当地人从没想到过制造陶器）。为何在尼罗河文明的历史记忆中，这片深入沙漠之中，干涸荒芜又不起眼的角落会是一片丰饶之地呢？答案就在过去25年来的考古成果中。原来尼罗河文明并非始自尼罗河畔，而是发源于法拉夫拉周边的湿地。随着这里的土地日渐干涸，畜牧和农耕活动才逐渐向东转移。

你可以驾车进入白色沙漠，但没有向导的话就是自讨苦吃；最好的方式是花上一周时间骑着骆驼探游。这片沙漠就像山区，有许多飞悬而起的沙岩，如固态云朵，亦像云朵般形态飘忽，琢磨不透，难以度量或想象。看似需要步行一整天的河谷，其实慢走20分钟便可通过。

穿越这种河谷的最好方式是徒步而非骑行。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峰顶，高度实则与普通沙丘无异。风沙把河谷的白垩质河床雕削成冰川状，拍到的每张照片都像在冰岛。转过身，风卷起沙吹过山峦间隙，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营地已从视野里消失。对，无论如何要站起来，不过也要保持警觉。光线的变化亦会改变一切物体的颜色。这里的任何一个地方从不同角度看都不一样，绝无例外，而且毫无对称可言。

白色沙漠足够白，以至于阳光折射出任何颜色落在湖中残存的白垩土上，变成各有不同的橙色及紫色，还有黎明时分亦幻亦真的北极蓝。深色条





对页：历经数百年沙漠风暴雕琢而成的嶙峋岩层，如矗立在沙漠中的雕塑，有的宛如人像（最上左图）；有的像站在巨型蘑菇旁的一只鸡，或一棵树（最上右图）；还有破巢而出的一颗巨蛋（最下左图）。部分岩石如同巨型纪念碑，比如最下右图中的凿岩。

本页：法拉夫拉镇自从1980年代以来开发的现代建筑拥有铁皮屋顶，与古老的传统法拉夫拉土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大多破败失修。很多人如今住在镇子周边不断发展的小村庄里。

纹其实是古老火山的铁粒渣或金合欢树枝的化石，树枝化石碎落一地。树身细瘦的小撑柳树的根部依旧藏在白垩土层内，树身则化成质地不太硬的石头，轻轻用手一折便断。

这片区域已干涸太久，地质构造不再拥有降水的记忆。此处没有排水管线，没有溪谷，亦无河床，只剩远古的湖岸，但在风沙的彻底雕琢下也早已变得难以辨认。美国“水手九号”（Mariner 9）、“维京”（Viking）着陆器及人造卫星拍摄到火星照片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遍寻卫星拍摄的地球图片档案，试图在地球上寻找与之最接近的地貌。如果能在地球找到类似火星的地貌，便能加速对火星的研究。而对白色沙漠的研究为NASA当前的太空计划提供了信息。

在沙漠的另一部分，你会站在曾经一望无际的大湖湖底。这里的白垩质几乎消逝殆尽，只剩下几座孤零的沙丘，风沙从底部侵蚀，直至其成为一座座矗立于窄长基座上的巨型抽象雕塑。那形状令人想起远古神庙遗址、巨型头骨化石、海螺型皇座，当然还有狮身人面像，或者更低调的比喻：一只鸡。

置身于这些古怪的“巨塔”之间，人的眼睛和意识容易屈服，一切景象好似梦幻泡影，稍纵即逝，抬眼瞬息已经万变。天地之间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会令人焦躁不安。从默默变换的沙雕之间走过时，脚步的回声从风沙侵蚀的“雕像”底部传回，一次次愈发强烈，空气中仿佛隐隐传来军队操练的



置身于这些“巨塔”之间，一切景象好似梦幻泡影，稍纵即逝，抬眼瞬息已经万变。

整齐踏步声。别处有一些个头更小的“雕塑”，高度甚至不及腰部，散布在方圆数里内，又像刚刚聚起的云朵，等待膨胀然后脱离地面，获得自由。（这个想法固然可爱，可仍不及这里的石头可爱，它们像一座座假山散落在凋敝的巨型园艺中心。）

踏过垫脚浮石回到沙漠，回到曾经骆铃回响的一条两车道公路上，也就回到了那座在1981年才通电的法拉夫拉镇，如今那里还与与时俱进地修建起了医院及学校，甚至有一所通公交车的优质大学。

在返回法拉夫拉的途中，绕道拜访一处沙漠园林并非难事。千年以来，这些园林曾为法拉夫拉提供粮食，带来少许贸易。任何访客，若想多花点功夫详细了解园林的实际运作，都可以获得

免费门票。（太多准备不足的游客来沙漠只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我们坐下来喝了茶，看着人们采摘椰枣。我们的导游（身兼酒店老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政治活动家、沙漠演奏会音乐人等多重角色，堪称当地人的特色）解释了一番为何法拉夫拉用泥土建造的镇子中心现在几乎消失无踪，无人打理亦无人居住：当地家庭如今都已接受夏热冬凉的水泥建筑。我们闻言只能遗憾地点头回应。

一切都将改变。浓荫遮蔽的蜿蜒小径旁建满泥土房屋——这样的小镇景象对当地人来说或许已经过去，但对新一代西方游客而言，这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版。有朝一日，法拉夫拉会再度改头换面，成为新奇地点，这当然亦非小镇在万年历史长河中的第一遭。◆